

疯话？ 狂话？ 废话？ 假话？ 风凉话？
瞎话？ 实话？ 直话？ 真话？ 良心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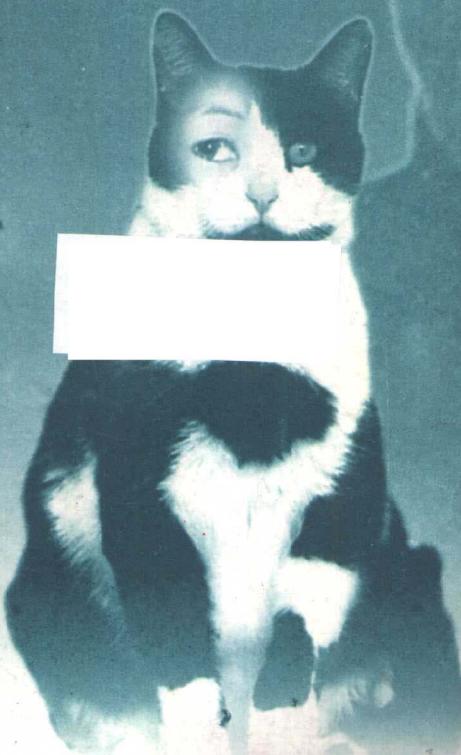
老宣 / 著

(全本)

疯话集成

话 贪心
话行骗 话厚黑
话黑道 话奸商
话赃官 话敛财
话娼嫖 话人病
话淫乱
话性爱 话色欲

疯话？狂话？废话？假话？风凉话？
瞎话？实话？直话？真话？良心话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话集成/老宣著. —北京:华龄出版社,1997.1

ISBN 7—80082—858—1

I. 疯… II. 老… III. 格言—中国—现代—汇编 IV. H13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0167 号

责任编辑 张 辉

封面设计 李法明

疯话集成

老 宣 著

出版发行: 华 龄 出 版 社

(北京大红罗厂街乙 3 号)

经 销: 全 国 新 华 书 店

印 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.5 印张 300 千字

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 5001—10000 册

ISBN7—80082—858—1/G · 328

定价: 18.80 元

序言：老宣和他的“疯话乱语”

在二三十年代，北京城中一位“昏天黑地的疯子”以其惊世的魔笔，掀起了一阵读“疯话乱语”的风潮，他就是人称老宣的宣永光。

老宣，1886年生于河北滦县，9岁入私塾，后于县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，再至北京汇文书院读书。

时值清末，老宣在学时便表现出他不循常礼、不受桎梏的个性以及聪颖过人的天资。他厌恶刻板之教育，戏弄欺瞒冬烘式的教师，常翻墙出校游玩；礼拜堂中读小说，自习课上写情书。每日胡涂滥画，但学习成绩尚可。

民国后，他“自命先知先觉，目空一切”，受聘于此，驰想在彼，五年之内，七次改换职业。他先后执教于北京的陆军预备学校、汇文学校、北京大学等学校，教历史、地理和英文。

二十年代，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灵魂的自由，各种思想竞相登台亮相。老宣教学之余，亦执笔撰稿，他的杂感式的短文，作为专栏文章，前后在《实报》、《图画世界》和《北洋画报》上连续刊登。

他在文章中，论男女、情爱、家庭、婚姻，谈社会、外交、文化、人生、官场。充满诡妄的思维和新奇的语言，幽默辛辣。

他大胆疯癫、滔滔不绝的离经背道之语，出人意想，使当时许多人感到新奇又刺激。

文章刊出后，读者反响强烈，许多人要求将文章编辑成书。三十年代，老宣遂将数年来断断续续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，辑为两册单行本出版。两书一出，喧嚣一时，形成一阵风潮。

当时许多人对这两本书多有赞许推崇之言，称其“所发言论无不是全国同胞堕落之真病及实弊”；“老宣疯话，可称人类格言，社会警钟，医世针砭，照妖犀火”；“疯话好处在哪儿？就在能为人泄忿”；“疯话一书，可称为治国治家治身之良剂”。

今天看来，老宣之作馈赠给我们的，除它对当时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抨击和揭露之外，还有它奇特的思维方式，对人生社会尤其是男女关系、情爱性爱的机智感悟，但更重要的，恐怕还是文中语言的智慧，语言的精致和神奇。这一点可能是该书至今仍拥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。

为此，我们重新整理了老宣的旧作，出版他的文集，遵循老宣的旧作原意，名之为《疯话集成》、《乱语全书》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老宣毕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，他的某些观点和说法，我们难以苟同。

编者 1996 年 1 月

读者题辞

读者题辞

疯话乱语好在哪里

所发言论无不是全国同胞堕落之真病及实弊。

——邓毓莲

老宣疯话，可称人类格言，社会警钟，医世针砭，照妖犀火。本人每日读罢疯话后，不独郁结之气，顿觉舒畅，即乏味不开之食量，亦增白饭两碗。

——顶寒

不慑当道之忌，不阿流俗之好。

——林东湖

每读快论，有如多年积痒为之一搔。

——朱意防

句句切中时弊，段段纠正人心，对症下药，扎针见血。

——效忍斋主人

疯话好处在哪里？就在能为人泄忿。

——罗秉南

本来，人们说话，必须要有分际。领导民众的，要说空话说大话；攒挤门路的，要说好话说软话；为人师表的，要说废话；受人教训的，要说狂话；对于朋友，要说假话；对于尊亲，要说瞎话；事关利害，要说模棱话；事不干己，要说风凉话；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。

老宣先生，舍此类有用的话不说，一定要说些实话与直话，又什么天理话良心话，自己受了人家的厌恶，还居然自喜地以为自己很会说话，由此看来，老宣先生，确也有些半疯儿。

——马镜澄

疯话一书，可称为治国治家治身之良剂。

——王锡满

举世皆浊，凡事无不令人发指，独一闻我公伟论，积年痒疥，得之一搔，殊令人拍案称快。

——张熹光

牖民觉世，能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者，疯话一段庶几斯人。

——无名氏

我想老宣在说疯话那时，一定是咬着牙，瞪着眼，心里燃烧着，全身血管涨着，在那一刹那间就承认他是真疯也不为过。

——天君

独具只眼，卓见卓识，良知之血性语。

——李退厂

降邪说，济时乱，继六经之绝响，述孔孟之独唱。

——古渝李华仁

寸有所长尺有短，优劣本不分明，假作真时

真作假，是非原可变更，考史经，三人言成虎，众口可铄金。马瞎人盲，且鹿可为马，犬可名羊，疯否无定衡。忆昔日纲常名教大伸，孰敢稍涉暴横，倘或一言犯忌讳，目为邪说横行，近百春，时殊而势异。伦理极贱轻，老宣虽疯，行确未疯，谁醉究谁醒。

——徐沟殷仲良

不佞生平，本无大志，但因家道中落，不得不以读书为生。先父字若眉，号笃斋，系廪贡生，候选州同。先母姓王，号淡雅，系秀才之女。先祖余姚人，明末入浙，后迁于新昌。先父幼时，家境甚贫，常以拾荒为生。先父天资聪颖，好学上进，二十岁左右便开始自学成才。先父为人正直，乐于助人，深得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
先父在新昌生活了近二十年，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。后来，先父决定离开家乡，到外闯荡。他先是在杭州谋生，后来又到了上海、南京等地，最终定居在上海。

老宣自传 (老宣供词)

老宣

自拙作《疯话》问世以来，承读者不弃，屡以不佞之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及现状见问。

不佞愈不答复，问者愈催促不已。几有法吏讯盗“若不从实招来，难免老爷生气”之势。不佞狡猾无术，只好自将丑史，全盘托出于左：

不佞氏宣、名永光。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。乳名和尚，学名金寿。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，始改今名。朋辈屡以老宣呼之，因以为号。祖籍鲁之青州，迁于浙之余姚。明末，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。八世中有洞出公者，宦游北上，入籍滦州(今改县)。及不佞之身，已十一世矣，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。

先父字若眉，居名笃斋，人称笃斋先生。系廪贡生，候选州

同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。以耽于理学，不合时尚，穷老授徒以终。先母氏吴，同籍滦州。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。不佞九龄入塾，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。前清光绪二十四年，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，习英语与科学。二十七年，入北京汇文书院为“洋学生”。

在校时，以读书为桎梏，以欺骗师长为能事，屡屡攀墙越屋私出游玩，永不与诸同学合群为伍。入礼拜堂即暗读小说，有时亦喃喃颂祷，假冒信徒。进自习室即滥写情书，兼习绘事，尤精于某种图画。幸天相“恶”人，不佞虽不务正，而各科除算术外，无不及格。算学虽为不佞所深恶痛绝，然以巧弄计谋之故，亦可勉强够分。

三十二年冬，即步入社会与书本绝缘，且以父歿乏资，未能出洋“镀金”。彼时人才缺乏，事浮于人。不佞遂自命为先知先觉，目空一切，朝辞一职，夕即有人约聘。五年之中，所改职业至七种之多。仅以邮政一事而言，不佞若肯耐守至今，位置已可超出邮政务官以上。入民国后，历充第一、第二陆军预备学校、汇文学校、民大、华大、朝大、北大、铁大、平大农学院等校之教员讲师，以历史地理英文三项，误人子弟。就中以A、B、C、D骗人之时最多。又滥竽于政军二界，为中下两级官佐。

现年五九加四，身高四尺八寸，体重百十八磅，面黄瘦无发，状如鸦片烟鬼。天性刚愎顽劣，易喜易怒，贪食而无量，好色而无欲。三餐无肉则哭，半日无妻则弗。元配本县龚氏，继娶北平赵氏，均旗籍人，此即不佞幼年好谈排满之果报也。不佞因罪孽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子嗣。龚氏仅遗一女，嫁已三年。去冬，赵氏流产一男，形体未全，即赴修文。今仍奉祀于某大医院中，可谓典型犹在。龚氏于民廿一，驾返瑶池，享年七七

有二。生时暴烈善怒，不佞畏之如虎。赵氏系民廿二，迎娶过门。芳龄四八又四。天性刚猛多疑，不佞怕之如神。

不佞奔驰南北东西二十余年，既未从事革命运动，又未为国为民谋求幸福。蹉跎至今，不但将祖产变作挥霍之资。至此时衰力竭之年，一旦失业，即有断炊之虑。不佞现居东城某巷，赁舍八间。日以吃饭睡觉浇花养鱼弄猫戏狗为事。每日食米饭二小碗，用菜二大盘，吸纸烟两盒，饮浓茶六壶。大便二次，小便二十余次。饭饱水足，即倒身一睡，日夜共睡十二小时。且好洁成癖，将大好光阴，多耗于洒扫盥浴刷牙濯足之间。虽有藏为之癖，苦无读书之心。喜集碑帖，而无观摩之志。

近三年来，学校中若有校长，肯为保镳，不佞即“倒”执教鞭，对付些时，否则即勉强撰稿，售之报社，造谣惑世，骗取金钱。合计平津两处稿费，月入百元左右，足敷生活购书浪费与还债之需。决不为未来之少爷小姐，遗下分文资产。至愚夫妇养老之资，惟托诸于上帝老天爷而已。

所供是实，再有问者，恕不答复。

自序

实报社社长管翼贤先生请我每天作一篇文字，登在实报上，补一补空白。他这种提议，简直是令老鼠耕田，使鸭子上架。

因为我原是一个滥竽充数的教书匠儿，只能用之乎者也或A、B、C、D，欺骗年幼的学生，若对各级的阅者，张牙舞爪地大开话匣子，不但没有这种天才，更没有这种经验与常识。并且我正在努力奋斗，为我自己谋幸福的当儿，也没有这种闲心。然而老管既诚心拉我跳火坑，我若屡屡执拗，未免就要得罪朋友。我暂时只好勉强硬凑几句“疯话”，搪塞一下子！

以上几句话，是去年十月我在实报第一天与读者相见的开场白，到现在，已经六个月了，疯话倒也说了不少。

管先生又来向我提议说，有许多读者，要求将已登的疯话，印成单行本，问我意下如何？我说：“只要你不怕赔钱费力，我当然不怕丢脸招羞，至于疯话是否配印成书，那是‘活该’！任谁说什么，我满不再乎。是为序！”

中华民国第一甲戌阳历三月二十五日老宣识于
北平东城寄庐之“宝四维斋”

目 录

序言：老宣和他的“疯话乱语”

..... (1)

读者题辞：疯话乱语好在哪里 ...

..... (1)

老宣自传(老宣供词)

自序 (1)

社会(一) (1)

社会(二) (89)

人生 (315)

附录 (380)

社 会(一)

现在我国的“要人”，全是傻子，全害单思病。因为小民全怕他们爱，他们偏要爱。全怕他们救，他们偏要救。全厌恶他们替谋幸福，他们偏要替谋幸福。

人饥己饥，国怎能不强？只顾一家饱暖，不顾千万人饥寒，国焉得不乱？

有许多人以为我国若施行了某国的主义，小民就可以家给人足，不愁衣食了。其实，我国现在不缺好主义，只是缺好人。没有好人，纵使某种主义，普遍全国，小民也不过以为是去狼进虎，以暴易暴，出了火坑，掉入油锅，躲了一刀，挨了一枪，吐出黄连，吞了苦胆。

圣人是大盗，现在圣人满街走。荡妇是祸水，现在祸水沿街流。国事焉得不糟？社会岂能不乱？

以前，我在教会读洋书，我最怕听牧师讲道，我更怕听“为主工作”。现在，我最怕听要人演说，我更怕听“为国奋斗”。

至诚可以动鬼神，何况活人。虚伪不能欺禽犬，何况活人。

老猫老狗，责骂小猫小狗轻浮躁妄，小猫小狗，讥笑老猫老狗萎顿颓唐。其实，老猫老狗，正在小的时候，何尝不轻浮躁妄。小猫小狗，到了老的日子又何尝不萎顿颓唐。可见小猫小狗的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，老猫老狗也不是不识时务的浑虫。

当进而不进，是自暴自弃。应退而不退，是不知自量。

中国的国事之坏，坏于小官僚随声附和，大官僚则刚愎自用。

古圣人所以能得多数的好人崇拜，是因古圣人的学说，能使人减少兽性，使人入了正轨。新圣人所以能得少数的混蛋崇拜，是因新圣人的学说，能使人发展兽欲，使人走入歧途。

泥古是顽固。趋新是轻浮。大丈夫要择善而从，不为古人所愚，不受今人之骗。天下虽乱，我心不乱。天地可变，我心不变。如此方能挺然立于天地间。

我国的志士，自古以来，没有今日之多，而国事之乱，没有今日之甚。

我在朋友家，见一双鹦鹉，狂叫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。我对它说：“你这个东西，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么？”我愈追问，它愈喊叫。我说：“叫吧，你也不过是空叫。”

良好的教育，是降龙伏虎，化解恶性，使之与人有益。不良的教育，是为虎增翼，是教猱升木，不但不能化解恶性，反使之增加害人的能力。

为已死的伟人，铸千百铜像，不如为未死的小民，筹一线生机。使人在眼里，时时瞻仰伟人的铜像，不如使人在心里，时时记念伟人的大德。否则，愈多铸铜像，愈使将来的小民，在砸毁的时候，多费一些气力。看一看魏忠贤的“生祠”，一千七百

多座，全到何处去了？

我不读带“老头票”气味的文章。我不读带“金卢布”气味的文章。我不读“不自度量而空喊打倒帝国主义”的文章。我不读“乳臭未干而高谈恋爱的文章”。我更不读“新诗圣所作的白话诗”。

我中国人，不做官（或失了势）全是好人，正如大姑娘不入娼寮，全是贞女。

听我中国的名人说话，中国若亡，是无天理。看我中国的名人作事，中国若不亡，是无天理。

你若果真确从了良，改变了卖淫的念头，才可以提倡贞节。否则，你纵然舌敝唇焦，人也要嗤之以鼻。

我中国多数的要人，虽然日日发表通电宣言，仍是被人民视同狼嚎虎啸。其所以得这种结果，就因为他们那些好话，全是一边卖着淫，一边喊出来的。

人人全喜欢受人恭维，可惜配受恭维的人太少。人人全不愿挨骂，可叹应当挨骂的人太多。由自己起，自己就是第一个该当痛骂的人。

现今我中国，将出洋二字，认作超凡入圣的大事。非出过洋，不能做大官，不能当大学的教授。不能娶有学问的女人，不能显亲扬名，不能到处受人欢迎。依此推测，将来当厨子老妈，必须先出洋。倒马桶的，拉人力车的，也非先出洋不可。甚至不出洋，就不配娶媳妇，不配造孩子，不配为中国国民，不配在中国生活。简直不出洋，就不是人类。果能达到这种文明进化的地步，我中国就真要“出殃”了。

我听说，某学校，有一位国文教员，他的国文程度，实在是稀松平常，屡被学生攻击，大为同人鄙视。然而他善能施行革